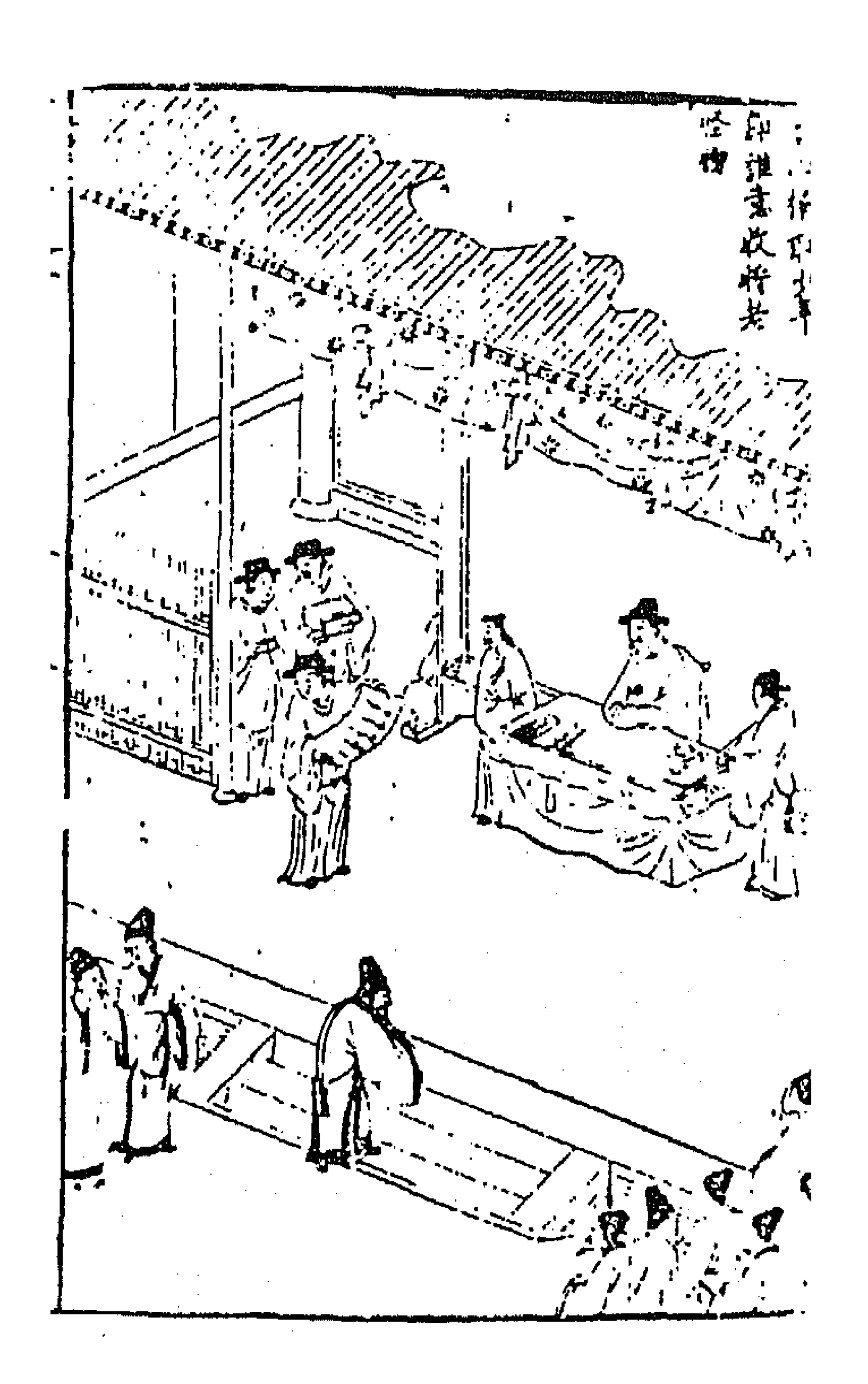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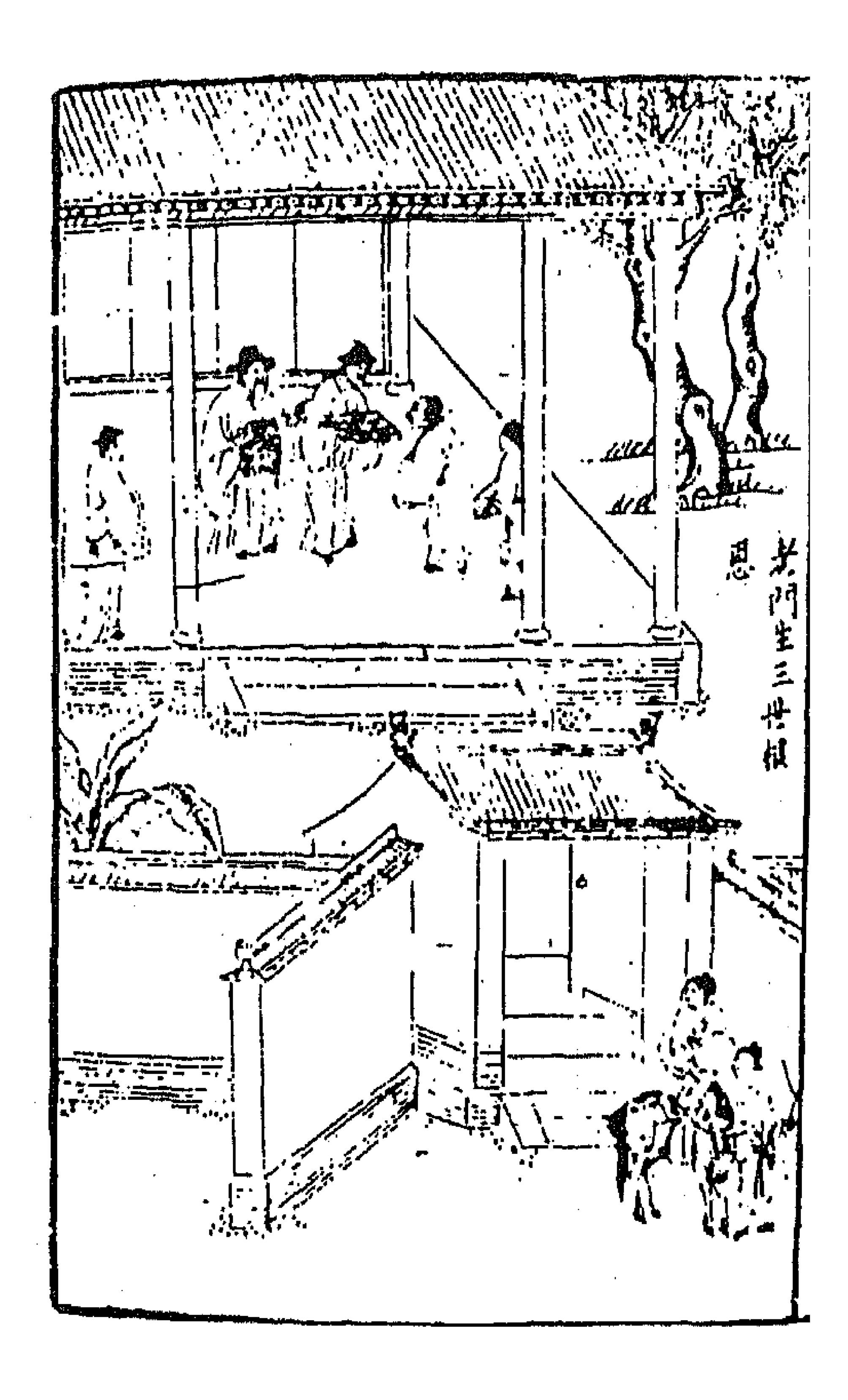
警世通言




老門生三世報恩

十八卷

老門生三世報恩

買隻牛兒學種田　結間茅屋向林泉
也知老去無多日　且向山中過幾年
爲利爲官終幻客　能詩能酒總神仙
世間萬物俱增價　老去文章不值錢

這八句詩，乃是達者之言，末句說老去文章不值錢。這一句還有個評論，大抵功名遲速，莫逃乎命，也有早成，也有晚達，早成者未必有成，晚達者未必不達。不可以年少而自恃，不可以年老而自棄，這老少二

字也在年數上論不得的假如甘羅十二歲為丞相
歿上就死了這十二歲之年就是他髮白齒落
背曲腰彎的時候了後頭日子已短叫不得少年又
如姜太公八十歲還在渭水釣魚遇了周文王以後
尊戴之拜為師尚父又于扶武王立他又秉鉞為軍
師佐武王伐商定了周家八百年基業封於齊國又
教其子丁公治齊自己留相周朝直活到一百一十
歲方死你說八十歲一個老漁翁誰知日後還有許
多事業日子正長哩這等看將起來那八十歲上還
是他初束髮剛頂冠做新郎應童子試的時候叫不

待老年世人只知眼前貴賤那知去後的日長日短見個少年富貴的奉承不暇多了幾年年紀蹉跎不遇就怠慢他這是短見薄識之輩譬如農家也有早穀也有晚稻正不知那一種收成得好不見古人云

東園桃李花　早發還先萎
遲遲澗畔松　鬱鬱含晚翠

閒話休題卻說國朝正統年間廣西桂林府興安縣有一秀才複姓鮮于名同字大通八歲時曾舉神童十一歲遊庠超增補廩論他的才學便是董仲舒司馬相如也不看在眼裏真個是胸藏萬卷筆掃千軍

論他的志氣便像馮京商輅連中三元也只算他便袋裏東西取倒是足躡風雲氣沖牛斗何期才高而數奇志大而命薄年年科舉歲歲觀場不能得朱衣點額黃榜標名到三十歲上循資該出貢了他是個有才有志的人貢途的前程是不屑就的思[illegible][illegible]秀才該全在學中年規這幾兩廩銀做個膏本錢、若出了學門少了這項來路又去坐監反費盤纏況且本省比歲裏又好中算計不過偶然在別人前說了此意那下首該貢的秀才就來打話要他讓貢情願將幾十金酬謝他下一回又得了這個利息所以爲得

讓第一遍是個情第二遍只依八人要真個個了
兒鮮于同自三十歲上讓貢起一連讓了八遍到四
十六歲兀自沈埋於泮水之中馳逐於青衿之隊也
有人笑他的也有人憐他的又有人勸他的那笑他
的他也不睬憐他的他也不受只有那勸他的他就
勃然發怒起來道你勸我就貢止無過道俺年長不
能個科第了却不知龍頭屬於老成梁顥八十二歲
中了狀元也替天下有骨氣肯讀書的男子爭氣俺
若怕頭小就時三十歲上就了肯用力鑽刺少不得
做個府佐縣正昧着心田做去儘可榮身肥家只是

如今是個科目的世界假如孔夫子不得科第誰說他胸中才學若是三家村一個小孩子粗粗裏記得幾篇爛時文遇了個盲試官亂圈亂點睡夢裏偷得個進士到手一般有人拜門生稱老師譚天說地誰敢出個題目將帶紗帽的再考他一考麼不止於此做官裏頭還有多少不平處進士官就是個銅打鐵鑄的撒漫做去没人敢說他不字科貢官兢兢業業捧了卵子過橋上司還要尋趁他比及按院復命参論的但是進士官憑你叙得極貪極酷公道看來拿問也還透頭說到結末生怕斷絕了貪酷種子道

此一些者官發雖沾但或在初仕或在仕途尚可望其自新策其末路姑照浮躁或不及例降調不勾後作工夫依舊做起倘拼得些銀子央要道挽回不過對調個地方全然沒些科貢的官一分不是就當做十分悔氣遇着別人有勢有力沒處下手隨你清廉賢幹少不得借重他替進士頂缸有這許多不平處所以不中進士再做不得官俺寧可老儒終身死去到閻王面前高聲叫屈還博個來世出頭豈可屈身小就終日受人懊惱喫順氣度日遂吟詩一首詩曰

從來資格困朝紳　只重科名不重人
楚士鳳歌誠恐殆　葉公龍好豈求真
若還黃榜終無分　寧可青衿老此身
鐵硯磨穿豪傑事　春秋晚遇說平津

漢時有個平津侯覆姓公孫名弘五十歲讀春秋六十歲對策第一做到丞相封侯鮮于同後來六十一歲登第人以為詩讖此是後話却說鮮于同自幼這八句詩其志愈銳怎奈時運不利看看五十來頭蘇秦還是舊蘇秦不能勾改換頭面再過幾年連小考都不利了每到科舉年分第一個攔場告考的就

尼他討了多少人的厭賤到天順六年鮮于同五十七歲鬢髮都蒼然了兀自擠在後生家隊裏談文講藝娓娓不倦那些後生見了他或以為怪物望而避之或以為笑具就而戲之這都不在話下卻說興安縣知縣姓蒯名遇時表字順之浙江台州府仙居縣人氏少年科甲聲價甚高喜的是談文講藝商古論今只是有件毛病愛少賤老不肯一視同仁見了後生英俊加意獎借若是年長老成的視為朽物口呼先輩甚有戲侮之意其年鄉試屆期宗師行文命縣裏錄科蒯知縣將合縣生員考試彌封閱卷自恃眼

力從公品第黜陟、渠拔了一個第一、心中十分得意、向衆秀才面前誇獎道、本縣拔得個首卷、其文大有吳越中氣脈、必然連捷、通縣秀才、皆莫能及、衆人拱手聽命、却似漢高祖築壇拜將、正不知拜那一個、有名的家僕、比及拆號唱名、只見一人應聲而出、從人叢中擠將上來、你道這人如何

矮又矮、胖又胖、鬚鬢黑白各一半、破儒巾、欠時樣、藍衫補孔重重綻、你也瞧、我也看、若還冠帶像胡判、不枉誇、不枉誇、先輩今朝說嘴慣、休羨他、莫自嘆、少不得大家做老漢、不須營、不須幹、序齒輪流、

做領案

那案首不是別人正是那五十七歲的怪物笑具名叫鮮于同合堂秀才哄然大笑都道鮮于先輩又起用了連蒯公也自羞得滿面通紅頓口無言一時間看錯文字今日眾人屬目之地如何翻悔忍著一肚子氣胡亂將試卷拆完喜得除了第一名此下一個個都是少年英俊還有些嗔中帶喜是日蒯公發放諸生事畢回衙悶悶不悅不在話下卻說鮮于同少年時本是個名士因淹滯了數年雖然志不曾灰卻也是

澤畔𦘦原吟獨苦　　洛陽李下齒多慚

今日出其不意考個案首也自覺有些興頭到學道考試未必愛他文字戲了縣家案首就搭上一名科舉再挨孜去赴省試衆朋友都在下處看經書温後場只有鮮于同平昔飽學終日在街坊上游玩旁人看見都猜道這位老相公不知是送兒子孫兒進場的事外之人好不悠閒自在若曉得他是科舉的秀才少不得要笑他幾聲日居月諸忽然八月初七日街坊上大吹大擂迎試官進貢院鮮于同觀看之際見興安縣蒯公正徵聘做禮記房考官鮮于同自想

我與蒯公同經他考過我首卷必然愛我的文字今番遇合十有八九誰知蒯公心裏不然他又是一個見識道我取個少年門生他後路悠遠官也多做幾年房師也靠得着他那些老師宿儒取之何益又道我科考時不合昏了眼錯取了鮮于先輩在衆人前老大沒趣今番再取中了他却不又是一場笑話我今閱卷但是三場做得齊整的多應是有學之士年紀長了不要取他只揀嫩嫩的口氣亂亂的文法歪歪的四六怯怯的策論憒憒的判語那定是少年初學雖然學問未充養他一兩科年還不長且脫了鮮

于同這件子紙算計已定，如法閱卷，取了幾個不整不疾，略略有些筆資的，大圈大點，呈上主司。主司都批了中字。到八月廿八日，主司同各經房在至公堂上拆號填榜。禮記房首卷，是桂林府興安縣學生員，姓鮮于名同，習禮記，又是那五十七歲的怪物，笑具僥倖了。蒯公好生驚異。主司見蒯公有不樂之色，問其緣故。蒯公道：「那鮮于同年紀已老，恐置之魁列，無以厭服後生，情願把一卷換他。」主司指堂上匾額道：「此堂既名為至公堂，豈可以老少而私愛憎乎？自古道：頭屬於老成，也好把天下讀書人的志氣鼓舞一番。」

不肯更移判定了第五名正魁蒯公無可奈何只
是

饒君用盡千般力　命裏安排動不得
本心揀取少年郎　依舊收將老怯物

蒯公立心不要中鮮于先輩故此只揀不整齊的文
字纔中那鮮于同是宿學之士文字必然整齊如何
反投其機原來鮮于同爲八月初七日看了蒯公入
簾自謂遇合有八九分回歸寓中多喫了幾杯生酒
壞了脾胃破腹起來勉強進場一頭想文字一頭泄
瀉瀉得一絲兩氣草草完篇二場三場仍復如此十

一分出
科不曾

分才學不曾用得一分出來，自謂萬無中式之理。誰知蒯公到不要整齊文字，以此竟占了個高魁。也是命裏否極泰來，顛之倒之，自然湊巧。那興安縣剛剛只中他一個舉人。當日鹿鳴宴罷，眾同年序齒，他就居了第一。各房考官見了門生，俱各歡喜，惟蒯公悶悶不悅。鮮于同感蒯公兩番知遇之恩，愈加殷勤。蒯公愈加懶散。上京會試，只照常規，全無作興加厚之意。明年鮮于同五十八歲，會試又下第，去相見蒯公。蒯公更無別話，只勸他選了官罷。鮮于同做了四十餘年秀才，不肯做貢生官，今日纔中得一年鄉試，怎

昔就舉人瑞回家讀書愈覺有興每閒坐中秀才會文他就補了紙墨筆硯推入會中同做憑衆人要他笑他嗔他厭他總不在意做完了文字將衆人所作看了一遍欣然而歸以此為常光陰荏苒不覺轉眼三年又當會試之期鮮于同時年六十有一年齒雖增矍鑠如舊在北京第二遍會試在寓所得其一夢夢見中了正魁會試錄上有名下面却填做詩經不是禮記鮮于同本是個宿學之士那一經不通他功名心急夢中之言不由不信就改了詩經應試事有湊巧物有偶然蒯知縣為官清正行取到京欽授禮

進者得之
天所以貸
然公又爲
知天所以
定蒯公手

科給事中之職其年又進會試經房蒯公不知鮮于同改經之事心中想道我兩遍錯了主意取了那鮮于先輩做了首卷今番會試他年紀一發長了若禮記房裏又中了他這纔是終身之玷我如今不要看禮記改看了詩經卷子那鮮于先輩中與不中都不干我事比及入簾閱卷遂請看詩五房卷蒯公又想道天下舉子像鮮于先輩的諒也非止一人我不中鮮于同又中了別的老兒可不是躲了雷公遇了霹靂我曉得了但凡老師宿儒經書必然十分透徹後生家專工四書經義必然不精如今到不要取小至

歎息但是有些筆資的不妨題古影響定是少年之輩了閱卷進呈等到揭曉詩兩房頭卷列在第十名正魁拆號看時却是桂林府興安縣學生鮮于名同習詩經剛剛又是那六十一歲的怪物笑具氣得蒯遇時目瞪口呆如稿木死灰模樣

早知富貴生成定　悔却從前枉用心

蒯公又想道論起世上同名姓的儘多只是桂林府興安縣却沒有兩個鮮于同但他向來是禮記不知何故又改了詩經好生奇怪候其來謁叩其改經之故鮮于同將夢中所見說了一遍蒯公嘆息連聲道

真命進士，真命進士。自此蒯公與鮮于同師生之誼，比前反覺厚了一分。殿試過了，鮮于同考在二甲，得選刑部主事。人道他晚年一第，又居冷局，他氣悶，他欣然自如。却說蒯遇時在禮科衙門直言敢諫，因奏疏裏面觸突了大學士劉吉，被劉吉尋他罪過，下於詔獄。那時刑部官員，一個個奉承劉吉，欲將蒯公置之死地。却好天與其便，鮮于同在本部，一力周旋看覷，所以蒯公不致喫虧。又替他糾合同年，往各衙門懇求方便。蒯公遂得從輕降處。蒯公自想道：「若著意種花花不活，無心栽柳柳成陰。若不中得這個老

門生今日性命也難保乃往餘于先生寓所拜別從
于河道門生受恩師三番知遇今日小小効勞止可
少答科舉而已天高地厚未酬萬一當日師生二人
欷歔而別自此不論瀏公在家在任每作必遣人問
候或一次或兩次雖係金徵薄表情而已光陰荏苒
餘于同只在部中遷轉不覺六年應陞知府京中重
他才品欲他長成吏部立心要尋個好缺推他餘于
同全不在意偶然仙居縣任下瀏公的公子瀏敬
只與袁户衣家爭地界吵鬧了一場袁家遂失
了個小厮賴瀏公子打死將人命事告官瀏敬共與

力剖理。一逕逃往雲南父親任所去了。官府疑劇公子逃匿人命真假未知人平片下來提人家屬也監了幾個。闔門驚懼。鮮于同查得台州正缺知府。乃央人討這地方。吏部知台州原非美缺。既然自巳情願。有何不從。即將鮮于同推陞台州府知府。鮮于同到任三日。豪家已知新太守是劇公門生。特討此缺而來。替他解紛。必有偏向之情。先在衙門遞言放刁。鮮于同只推不聞。劇家家屬訴冤。鮮于同亦佯爲不理。密差的當捕人訪緝查家小厮。務在必獲。約過兩月有條那小厮在杭州拿到。鮮于太守當堂審明。的係曰

逃與蒯家無干當將小廝具收查家領狀蒯氏家僮
即行釋放期令一日親往墳所踏看辨界在案見小
廝已出行知所訟理虧恐結訟之日必然喫虧一面
央大分上到太守處說方便一面又央人到蒯家情
願把墳界相讓謝和蒯家事已得白也不願結兒案
鮮于太守准了和息將查家薄加罰治申詳上司兩
家莫不心服正是

只愁堂上無明鏡　不怕民間有鬼奸

鮮于太守乃翁昔信　通家人往來府回覆房師
蒯公蒯公大喜想道樹荊棘得荊棘樹桃李得桃李若不

會中得這個老門生今日身家也難保遂寫懇切謝
啟一通遣兒子蒯敬共齎回到府拜謝鮮于同道下
官暮年淹蹇為世所棄受尊公老師三番知遇得接
科目常恐身先溝壑大德不報今日恩兄被誣理當
暴白下官因風吹火小效區區止可少酬老師鄉試
提拔之德尚欠情多多也因為蒯公子經紀家事勸
他閉戶讀書自此無話鮮于同在台州做了三年知
府聲名大振陞在徽寧道僉事累陞河南廉使勤
於官職年至八旬精力比少年兀自有餘推陞了浙
江巡撫鮮于同想道我六十一歲登第且喜儒途淹

寒往途到順福並不曾有原涉今官至撫臺保孫
矣一向清勤自矢不負朝廷今日急流勇退理之當
然但受制公三番知遇之恩報之未盡此任正在房
師地方或可少效涓埃乃擇日起程赴任一路迎送
榮耀自不必說不一日到了浙江省城此時制公也
歷任做到大察地位因病目不能理事致政在家閒
得鮮于先輩又做本省開府乃領了十二歲孫兒親
到杭州拜謁見制公雖是房師到小於鮮于公二十餘
歲今日制公致政在家又有了目疾聽鍾可候鮮于
公年已八旬健如壯年仕至開府可見發達不在於

遲、早、胡公嘆息了許多、正是

松栢何須羨桃李　請君點檢歲寒

且說鮮于同到任以後、正擬遣人問候胡公、聞說胡參政到門、喜不自勝、倒屣而迎、直請到私宅以師生禮相見、胡公喚十二歲孫兒見了老公祖、鮮于公問此位是老師何人、胡公道老夫受公祖活命之恩、犬子廿日難中、又蒙昭雪、此恩直如覆載、今大小兒星又照拂省老夫衰病、不久於世、犬子讀書無成、只有此孫名曰胡悟資性頗敏、特携來相托、求老公祖青目一二、鮮于公道門生年當已非仕途人物、正爲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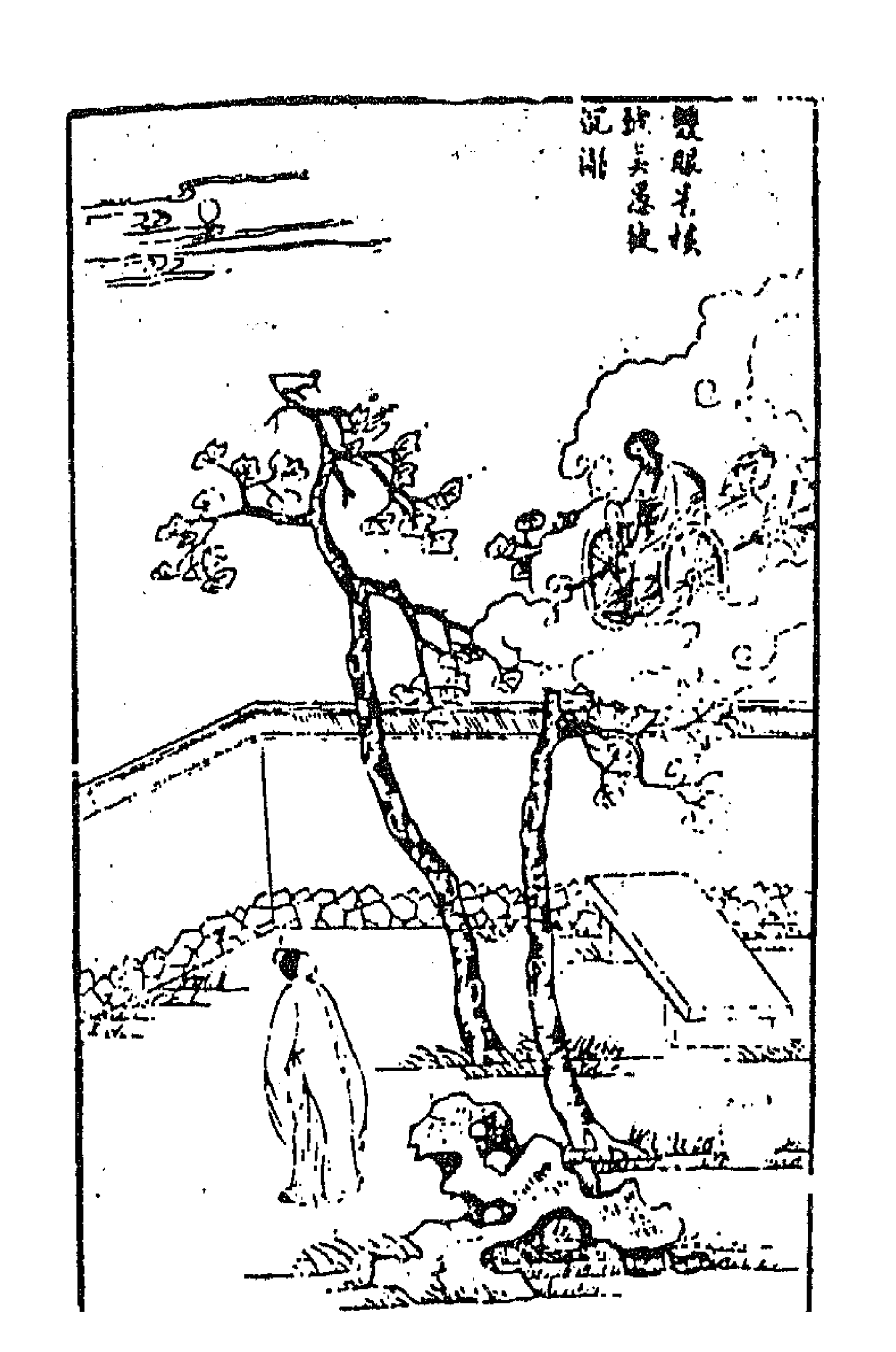
恩酬報未盡所以强顔而來今日承老師以令孫相托此乃門生報德之會也鄙意欲留令孫在敝衙同小孫輩課業未審老師放心否蒯公道若蒙老公祖教訓老夫死亦瞑目遂留兩個書童服事蒯悟在都撫衙内讀書蒯公自别去了那蒯悟資性過人文章日進就是年之秋學道按臨鮮于公力薦神童進學補廩依舊留在衙門中勤學三年之後學業已成鮮于公道此子可取科第我亦可以報老師之恩矣乃將俸銀三百兩贈與蒯悟爲筆硯之資親送到台州仙居縣趨值蒯公三日前一病身亡鮮于公哭奠已

因問老師臨終亦有何言蒯敬共道先父遺言自己不幸少年登第因而愛少賤老偶爾暗中摸索得了老公祖大人後來許多年少的門生賢愚不等升沉不一俱不得其氣力全虧了老公祖大人一人始終看覷我子孫世世不可怠慢老成之士鮮于公呵呵大笑道下官今日三報師恩正要天下人曉得扶持了老成人也有用處不可愛少而賤老也說罷作別回省草上表章告老致仕得旨予告馳驛還鄉優悠林下每日訓課兒孫之暇同里中父老飲酒賦詩後八年長孫鮮于涵鄉榜高魁赴京會試恰好仙居縣

湖悟是年中舉也到京中兩人三世通家又是少年同窗并在一寓讀書比及會試揭曉同年進士兩家互相稱賀鮮于同自五十七歲登科六十一歲登甲歷仕二十三年腰金衣紫錫恩三代告老回家又看了孫兒科第直活到九十七歲整整的四十年晚運至今浙江人肯讀書不到六七十歲還不丟手往往有晚達者後人有詩嘆云

利名何必苦奔忙　遲早須臾在上蒼
但學蟠桃能結果　三千餘歲未為長





第十九卷

崔衙內白鷂招妖 古本作定山三怪又云新羅白鷂

早退春朝龍貴妃　謙章爭敢傍丹墀
蓬萊殿裏迎鑾駕　花萼樓前進荔枝
羯鼓未終鼙鼓動　羽衣猶在戰衣追
子孫翻作昇平禍　不念先皇創業時

這首詩題著唐時第七帝謚法謂之玄宗古老相傳云天上一座星謂之玄星又謂之金星又謂之參星又謂之長庚星又謂之太白星又謂之啓明星世人不識呼做曉星初上時東方未明天色將曉那座星

渾沌扯胎將來先明後暗這個謂之玄唐玄宗自姚
崇宋璟爲相米麥不過三四錢千里不饋行糧自從
姚宋二相歿楊國忠李林甫爲相教玄宗生出四件
病來

內作色荒　外作禽荒　耽酒嗜音　峻宇雕墻

玄宗最寵愛者一個貴妃叫做楊太真那貴妃又背
地裏寵一個胡兒姓安名祿山腹重三百六十斤坐
時飛燕走及奔馬善舞胡旋其疾如風玄宗愛其跳
健因而得寵祿山遂拜玄宗爲父貴妃爲母楊妃把
這安祿山頭髮都剃了搽一臉粉畫兩道眉打一個

白身兒用錦繡綵羅做成繃襁把扯北宮喊幾人扣
捺遶那六宮行走當時則是取笑誰知淫洞之間太
真與祿山爲亂一日祿山正在太真宮中行樂宮娥
報道駕到祿山嬌捷非常踰墻越去貴妃慌忙出迎
冠髮散亂語言失度錯呼聖上爲郎君玄宗駕即時
起使六宮大使高力士高珪送太真歸第使其省過
貴妃求見天子不得涕泣出宮却說玄宗自離了貴
妃三日飲不甘味臥不安席高力士探知聖意啟奏
道貴妃晝寢困倦言語失次得罪萬歲御前令省過
三日想已知罪萬歲爺何不召之玄宗命高珪往看

妃子在家作何事高珪奏旨到楊太師私第見過了貴妃回奏天子言娘娘容顏愁慘梳沐俱廢一日又婢便問聖上安否淚如雨下乃取粧臺對鏡手持并州剪刀解散青絲剪下一縷用五綵絨繩結之手自封記托奴婢傳語送到御前娘娘垂淚而言妾一身所有皆出皇上所賜只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以此寄謝聖恩願勿忘七夕夜半之約原來玄宗與貴妃七夕夜半曾在沉香亭有私誓願生生世世同衾同穴此時玄宗聞知高珪所奏見貴妃封寄青絲撕而覷之淒然不忍即將命高力士用香車細輦迎貴妃

入宮自此愈加寵幸其時四方貢獻不絕西涼州進月樣琵琶南越國進玉笛西涼州進葡萄酒新羅國進白鸚子這葡萄酒供進御前琵琶賜與鄭觀音玉笛賜與御弟寧王新羅白鸚鵡賜與崔丞相後因李白學士題沉香亭牡丹詩將趙飛燕比着太真娘娘暗藏譏刺被高力士奏告貴妃泣訴天子將李白黜貶崔丞相元來與李白是故交事相連累得旨令判河北定州中山府正是

老龜烹不爛　遺禍及枯桑

崔丞相來到定州中山府遠近接入進府交割牌印

了典在任果然是如水之清如秤之平如繩之直如鏡之明不一月之間治得府中路不拾遺時過天寶春初

春 春 柳嫩 花新 梅謝粉 草鋪茵 鶯啼北里 燕語南鄰 郊原嘶寶馬 紫陌廣香輪 日暖冰消水綠 風和雨嫩煙輕 東閣廣排公子宴 錦城多少賞花人

崔丞相有個衙內名喚崔亞年紀二十來歲生得渼丈夫性好畋獵見這春間天色它堂裏叉手向前道告爹爹請一日嚴假欲出野外遊獵不知爹爹尊意

如何相公道吾兒出去則索早歸衙內道領爹爹台
則是兒有一事欲取覆恁父相公道你有甚說衙內
道欲借御賜新羅白鷂同往相公道好把出去照管
休教失了這件物是上方所賜新羅國進到世上只
有這一隻萬弗走失上方再來索取卻是那裏去討
衙內道兒帶出去架他但只要光耀州府教人看說
則個相公道早歸少飲衙內借得新羅白鷂令一個
五放家架若果然是那裏去討捧將鬧裝銀鞍馬過
來衙內攀鞍上馬出門若是說話的當時同年生並
肩長攜住衙內只好休去千不合萬不合帶這隻

新羅白鷂出來惹出一場怪事眞個是亘古未聞千今罕有有詩爲證

外作禽荒內色荒　濫沾些子又何妨
早晨架出蒼鷹去　日暮歸來紅粉香

崔衙內尋常好畋獵當日借得新羅白鷂好生喜歡教這五放家架着一行人也有把水磨角靶彈弓雁木烏椿弩子架眼圓鐵爪嘴鐐鷹牽搭耳細腰溪口犬出得城外穿桃溪過梅塢登綠楊林涉芳草渡杏花村高懸酒望茅簷畔低亞青帘正是

不暖不寒天氣　半村半郭人家

行了二三十里路途行人走得辛苦尋一個酒店衙內教下馬入店問道有甚好酒買些個先犒賞衆人助腳力只見走一個酒保出來唱喏看那人時生得

身長八尺豹頭燕頷環眼骨髭有如一個距水斷橋張翼德原水鎮上王彥章

衙內看了酒保早喚一聲道怎麼有這般生得惡相貌的人酒保唱了喏站在一邊衙內教有好酒把些個來喫就犒賞衆人那酒保從裏面掇一桶酒出來隨行自有帶着底酒器安在卓上篩下一盞先敬衙

內

酒酒　邀朋　會友　君莫待　時長久　名呼食前　禮於茶後　臨風不可無　對月須教有　李白一飲一石　劉伶解酲五斗　公子沾唇臉似桃　佳人入腹肩如柳

衕內見篩下酒色紅心中早驚如何恁地紅踏著酒保腳跟入去到酒缸前揭開缸蓋只看了一看嚇得衕內

頂門上不見三魂　腳底下蕩散七魄

只見血水裏面浸著浮米衕內出來數　行人儿莫

小人少貲今執情勢反使賈盈先老千兩若千貫付其多之矣小視是進能若恣縱官家哉者二論是以務使賈人能者不可深知

喫酒把三兩銀子與酒保還了酒錢。酒保接錢喏喏謝了。衙內攀鞍上馬。離酒店又行了一二里地。又見一座山岡。元來門外謂之郭。郭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迥。行了半日。抑次到北岳恒山一座小峯在恒山腳下。山勢果是雄勇。

山　山　突兀　迴環　羅翠黛　列青藍　洞雲縹緲　澗水潺湲　盤紆千山外　嵐光一望開　暗想雲峰尚在　宜陪謝屐重攀　季世七賢雖可愛　盛時四皓豈宜閒

衙內恰待上那山去。擡起頭來。見山腳下立著兩條

木杙柱上釘著一面版牌，牌上寫著幾句言語，衙內立馬看了道：「這條路上恁地利害。」勒住馬叫回去，休教人都趕上來，衙內指著版牌，教衆人看，有識字的讀道：

此山通北岳恒山路，名爲定山，有路不可行，其中精靈不少，鬼怪極多，行路君子，可從此山下首小路來往，切不可經此山過，特預東知。

如今却怎地好？衙內道：「且只得回去。」待要回來，一個胞膊上架著一枚角鷹出來道：「我衙內男女在此居上，兩萬千衆，孩生數般吼躁，作怪直殘的飛禽走獸

內空費跳小人說有所而過矣

衙內既是出來吹彈不人這山去從小路上去所哀光平地有甚飛禽走獸可惜開了新羅白鷄也可惜開了拱手中用鷹這一行架的小鷂彈狗彈弓弩子都為棄物衙內道也說得是你們都聽我說若打得活的歸去到府中一人賞銀三兩喫幾盃酒了歸若打得死的一人賞銀一兩也喫幾盃酒了歸如都打不得飛禽走獸銀子也沒有酒也沒得喫眾人各應了喏衙內把馬摔一攧先上山去眾人也各上山來可煞作怪全沒討個飛禽走獸只見草地裏掉掉地響衙內用五輪八光左右兩點神水則看了一看喝

發采從草裏走出一隻乾紅兎兒來衆人都向前衙内道若捉得這紅兎兒的賞五兩銀子去馬後立着個人手採着新羅白鵓衙内道不如何不去勸開漢道告衙内未得台旨不敢擅便衙内道一聲快去那開漢領台旨放那白鵓子勸紅兎兒這白鵓兒放了手一翅箭也似便去趕兎兒見那白鵓趕得緊去淺草叢中便鑽鵓子見兎兒走的不見一翅徑飛過山嘴去衙内道且與我尋白鵓子衙内也助着馬㒿山去趕趕到山腰見一所松林

松 松 節峻 陰濃 能耐歲 耐凌冬 崙

侵碧漢　森聳青峰　偃蹇形如蓋　虬蟠勢若龍　茂葉風聲瑟瑟　繁枝月影重重　四季常持君子操　五株曾受大夫封

衙内手揝著水磨角靶彈弓騎那馬赶看見白鷂子飛入林子裏面去衙内也入這林子裏來當初白鷂子腰項上帶著一個小鈴兒林子背後一座峭壁懸崖沒路上去則聽得峭壁頂上鈴兒響衙内擡起頭來看時喫了一驚道不曾見這般蹊蹺作怪底事去那峭壁頂上一株大樹底下坐著一個一丈來長短怪獸

頭上裊著嵌金蛾帽兒身上錦袍灼灼金甲輝輝
錦袍灼灼一條抹額荔枝紅金甲輝輝靴穿一雙
鸚鵡綠
看那骷髏左手架著白鷂右手一個指頭撥那鷂子
的鈴兒口裏嘖嘖地引這白鷂子衙內道卻不作怪
我如今去討又沒路上得去只得在下面告道尊神
崔某不知尊神是何方神聖一時走了新羅白鷂望
尊神見還則箇看那骷髏一似佯佯不采似此告了
他五七番陪了七八個大喏這人從又不見一個入
林子來骷髏只是不采衙內忍不得擎起手中彈弓

怪　衙內偃　大

拽得滿覷得較親一彈子打去一聲響亮看時節[illegible]也不見白鴿子也不見了乘著馬出這林子前人從都不見著眼看那林子四下都是青草看看天色晚了衙內慢慢地行肚中又飢下馬離鞍甲鞍牽著馬待要出這山路口看那天色却早

紅日西沈鴉鵲奔林高噪打魚人停舟罷棹客旅貪程煙村繚繞山寺寂[illegible][illegible]銀燈佛前點照月上東郊孤村酒旆收了採樵人[illegible][illegible]古道過前溪時聽得虎嘯深院佳人望夫歸倚門斜靠

衙內獨自一個牽著馬行到一處却不是早起入來

的路星光之下遠遠地望見數間草屋衕內近惚惚
這裏有人家時却是好了徑來到跟前一看見一座
莊院

莊 莊、臨堤 傍岡 青瓦屋、白泥墻、桑
麻映日、榆柳成行 山雞鳴、竹塢、野犬吠村、
坊、淡淡煙籠草舍 輕輕霧罩田桑、家有餘
糧雞犬飽 戶無徭役子孫康

衕內把馬繫在莊前柳樹上便去叫那莊門衕內道
過往行人迷失道路借宿一宵來日尋路歸家莊裏
無人答應衕內又道是兒任中山小崔承相兒子因

不見了新羅白鷂迷失道路問宅裏借宿一叫了
兩三次方纔聽得有人應道來也來也鞋履響[illegible]
嗚一個人走將出來開門衙內打一看時叫聲苦[illegible]
出來的不是別人却便是早間村酒店裏的酒保衙
內問道你如何却在這裏酒保道告官人這裏是酒
保的主人家我却入去說了便出來酒保去不多時
只見幾個青衣簇擁著一個著乾紅衫的女兒出來
吳道子善丹青描不出風流體段蒯文通能舌辯
說不盡許多精神
衙內不敢擡頭告娘娘崔亞迷失道路敢就貴莊借

住一宵來日歸家丞相爹爹却當報効只見女娘道奴等衙內多時果蒙寵訪請衙內且入敝莊衙內道豈敢輒入再三再四只管相請衙內唱了喏隨著入去到一個草堂之上見燈燭熒煌青衣點將茶來衙內告娘娘敢問此地是何去處娘娘是何姓氏女娘聽得問啟一點朱唇露兩行碎玉說出數句言語來衙內道這事又作怪茶罷接過盞托衙內自思量道先自肚裏又饑却教喫茶正恁沈吟則見女娘教安排酒來道不了青衣擺過果卓頃刻之間咄嗟而辦

恭天府地燈燭熒煌進州與皿什盃成尒尒卜
筆珠點粧成異果玉盤簇就珍羞珊瑚枝上十衣
美飛林霞觴玳瑁盃中粉面丫髻曲玉液
衙內又手向前多蒙賜酒不敢遜受女娘道不妨相
郎少飲家間也是豪臣貴戚之家衙內道不敢動問
娘娘果是那一宅女娘道不必問但日自知衙內道
家間父母望我四去告娘娘指路令非半晌女娘道
不知家間正是王侯諸侯的姻眷衙內又是宰相之
子門戶正相當奴家見爹爹親來求不就西來不
成不想姻緣却在此處相會衙內聽得說愈加心慌

孫不敢抗違則應得喏一盃兩盞酒至數巡衙內告娘娘指一條路教某歸去女娘道不妨左右明日教爹爹送衙內歸衙內道男女不同席不共食自古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深恐得罪于尊前女娘道不妨縱然不做夫婦也待明日送衙內回去衙內似醉如癡之間則聽得外面人語馬嘶青衣報道將軍來了女娘道爹爹來了請衙內少等則個女娘輕移蓮步向前去了衙內道這裏有甚將來捏手捏腳隨着他到一壁廂轉過一個閣兒裏去聽得有人在裏面嘶喚衙內去黑處把舌尖舐開紙窓一張時煞作怪

身冷汗、動撣不得、道我這性命休了、走了一夜、則走
在這個人家裏當時獨內睡眼裏看見閃兒裏間行
那擺列朱紅椅子、主位上坐著一個一丈來長短儀
儀卻使是日間一彈子打的且看他如何說、那女孩
兒見爹爹叫了萬福問道、爹爹沒甚事慌慌道孩兒
你不來看我則個我日間出去見一隻雪白鷂子、我
見他奇異、拽將來架在手裡、被一個人在山腳下打
我一彈子、正打在我眼裏好疼、我便問山神土地討
那是誰丞相兒子崔衙內、我若捉得這廝將來背剪
綁在將軍柱上、劈腹取心、左手把起酒來右手把著

這心肝喫一盃酒嚼一塊心肝以報冤讎說猶未了只見一個人從屏風背轉將出來不是別人却是早來村酒店裏的酒保將軍道班犬你聽得說也不自班犬道纔見說却不耐崔衙內早起來店中問我買酒喫不知却打了將軍的眼女孩兒道告爹爹也也想是恨打了爹爹望爹爹饒恕他班犬道妹妹莫怪我多口崔衙內適來共妹妹在草堂飲酒女孩兒告爹爹崔郎與奴飲酒他是五百年前如春看孩兒面上饒恕他則個將軍便只管焦躁女孩兒只管勸衙內在牕子外聽得道這裏不走更待何時走出草

豁開了院門跳上馬摔一鞭那馬四隻蹄一似翻盞撒鈸道不得個慌不擇路連夜胡亂走到天色漸曉離了定山衙內道慚愧正說之間林子裏搶出十餘個人來大喊一聲把衙內簇住衙內道我好苦出得龍潭又入虎穴仔細看時卻是隨從人等衙內道我喫你們一驚眾人問衙內一夜從那裏去來今日若不見衙內我們都打沒頭惱惡官司衙內對眾人把上項事說了一遍眾人都以手加額道早是不曾壞了性命我們昨晚一夜不敢歸去在這林子裏等到今日早是新羅白鷂元來飛在林子後面樹上方纔

收得那養角鷹的道、覆衙內、男女在此土居、這山裏有多少奇禽異獸、只好再入去出獵、可惜擔閣了新羅白鷂、衙內道、這廝又來、衆人扶策著衙內歸到府中、一行人離了犄設、却入堂裏見了爹媽、唱了喏、相公道、一夜你不歸、那裏去來、要殺了嬭嬭、衙內道告爹媽、兒子昨夜見一件詫異的事、把說過許多話、從頭說了一遍、相公焦躁、小後生亂道胡說、且罰在書院裏教院子看著、不得出離、衙內只得入書院、時光似箭、日月如梭、撚指間過了三個月、當時是夏間天氣

打馬戲起于時度年關[illegible]表者

夏　夏　雨餘　亭厦厚絺　扇輕　薰風乍　拟

髮披襟　揮棊打馬　古鼎焚龍涎　照壁名人

畫　當頭竹徑風生　兩行青松暗尾　最好沉

李與浮瓜　對青樹旋開新鮮

衙內過三個月不出書院門今自天色却熱且離書院去後花園裏乘凉坐定衙內道三個月不敢出書院門今日在此乘凉好快活聽那更點早是二更只見一輪月從東上來

月　月　無休　無歇　夜東生　曉西滅　少

見團圓　多逢破缺　偏宜午夜時　最稱三秋

節。幽光掩斂嚴霜。皓色能欺瑞雪。｜穿窻深夜怨淸風　曾照離人情慘切

衙內乘着月色閒行觀看則見一片黑雲起雲從處見一個人駕一輪香車載着一個婦人看那駕車的人便是前日酒保班大香車裏坐着乾紅衫女兒衙內月光下認得是莊內借宿留他喫酒的女娘下車來道衙內外日奴好意相留如何不別而行衙內道好不去右手把着酒左手把着心肝做下只昔娘娘饒某性命女孩兒道不要怕我不是人亦不是鬼奴是上界神仙與衙內是五百年姻眷今日特來效

于飛之樂教班犬自駕香車去衙內一時被他迷住
迷了

色色　難離　易惑　隱深閨　藏柳陌　長小人志　滅君子德　後主謾多才　紂王空有力　傷人不痛之刀　對面殺人之具　方知雙眼是橫波　無限賢愚被沉溺

兩個同在書院裏過了數日院子道這幾日衙內不許我們入書院裏是何意故當夜張見一個妖娟的婦人院子先來說管家婆便來報了相公相公焦躁做一片仗劍入書院裏來衙內見了相公只得唱個

喏。相公道。我兒教你在書院中讀書。如何引惹鄰舍婦女來。朝廷得知。只說我縱放你如此。也妨我兒將來仕路。衙內只應得喏。告爹爹無此事。却待再問。只見屏風後走出一個女孩兒來。叫聲萬福。相公見了。越添焦躁。仗手中寶劍。移步向前。喝一聲道。着劍。不下去萬事俱休。一劍下去。教相公倒退三步。看手中劍只剩得劍靶。喫了一驚。到去住不得。只見女孩兒道。相公休焦。奴與崔郎五百年前。合爲夫婦。不日同爲神仙。相公出路不得却來與夫人商量。教請法官。那裏捉得住。正恁地煩惱。則見客將司來覆道

不得不說凡是道術亦非正道[illegible]

告相公有一司法姓羅名公適新到任來公參拜了說相公不見客問如何不見客客將司把上件事說了一遍羅法司道此間有一個修行在世神仙可以斷得姓羅名公遠是某家兄客司報相公相公即時請相見茶湯罷便問羅真人在何所得了備細便修劄了請將羅公遠下山到府中見了羅丞相看那羅真人果是生得非常便引到書院中與這婦人相見了羅真人勸諭那婦人看那某甲放捨崔衙內婦人那裏肯依羅真人既再三勸諭不從作起法來忽起

風風　湯翠　颭紅。忽開井　忽雨東　春
開柳葉、秋謝梧桐、凉入朱門內　寒添陋巷
中　似鼓聲揺陸地　如雷響振晴空　乾坤收、
拾塵埃淨　現日移陰亦有功
那陣風過處叫下兩個道童來、一個把著一條斬魔
索、一個把著一條黑柸杖、羅真人令道童捉下那婦
女婦女見道童來捉他叫一聲班犬從虛空中跳下
班犬來、忿忿地聳起雙拳、趕來抵敵、元來邪不可以
干正被兩個道童一條索子、先縛了班犬、後縛了乾
紅衫女兒、喝教現形、班犬變做一隻大虫乾紅衫女

兒變做一個紅兎兒這骷髏神元來背時一個將軍死葬在定山之上歲久年深成器了現形作怪羅貞人斷了這三怪救了崔衙内性命從此至今定山一路太平無事這段話本則喚做新羅白鷂定山三怪

有詩爲證

虎奴兎女活骷髏　作怪成精山上游
一自眞人明斷後　行人世道永無憂

第十九卷